

■ 图片故事

我出生的乡村，房子前后都没有院子，一排排房屋很密集，站在自家门口也能跟前后左右的邻居聊天夹白。乡村的文化生活贫瘠，农闲时都是大串联说闲话，甚至端着饭碗到别人家串门，遇到人家吃饭，主人热情着说尝尝，筷子就毫不客气地伸进了人家的菜碗。

那时候的乡村虽都穷，但待人好得是真的不分彼此。东家做点好吃的，总要给左邻右舍送点，西家的孩子过生日，都会去义务帮忙招待客人。我家旁边住着独居的老婆婆，妈妈做点好吃的，总打发我送一碗过去，老婆婆做不动的活计，只要喊一声，我妈妈马上帮她干好。

闻着六畜的屎尿长大的我鼻子很灵敏，米饭熟了是香的，炖肉的炊烟是香的，鱼是腥的。我



吃百家饭

□吴瑕 文/图

站在家门口深深吸口气，就知道谁家吃的啥菜，青菜下锅和热油交汇的声音，我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当我馋了的时候，我就去某

家串门，实际上是想吃点荤腥打牙祭。大伯家的堂兄是钓鱼的好手，我的父亲从不钓鱼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耕种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上。每一次大伯家吃鱼，我就“正好”去串门，于是伯母给我一个小碗，盛一条小鱼，打大半碗汤让我共享。叔叔是个屠夫，每天都把卖不掉的猪下水带回家煮青菜吃，有时候还和几个

屠户一起喝酒，看到我在一边，就逗我，让我唱歌他们听。我不怯场，喊我唱我就唱，从《东方红》《南泥湾》唱到“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”……获得廉价的掌声外，还有夹给我一筷子一筷子的肉。下酒的小菜都是我家很少见的油炸花生米、肉渣烧青菜、粉丝炖白菜，很吸引我寡淡的肠胃。

我成年后远离家乡漂泊到南京并定居。过年回娘家时，同学们闻风出动，喊我去聚餐，今天这个闺蜜、明天那个死党、后天那个当年的初恋，陪父母家人吃饭的时间很少。妈妈笑骂我小时候吃百家饭，都这么大也要吃百家饭。那些同学全部四散打工，混得好的自己当个体户，混得不好的，给人打工。走得远的去了新疆，还有的去了东北。年近不惑的我们心中都有太多的憋屈需要宣泄，于是一群老同学一起把盏举杯，不商富路，不谈古论今，说得最多的是生存方式、生活层次，然后在《同桌的你》的旋律里或微笑或落泪。这家聚餐还没有结束，那家的聚会就开始邀请了，大串联吃百家饭就成了过年的主题。

我第一份工作是工厂，单位有免费的午餐，加班的话有晚

餐，三菜一汤，一荤两素。后来我换了工作，要自己带米到食堂里蒸，菜自己带，食堂也卖菜，荤菜一勺两元，素菜一元。卖菜的窗口不排队，靠挤，工厂三百人，女同事们不禁挤，都是自己带菜。那时候，我买了房子，因为是一次性交房款，钥匙到手，我钱包空空。同事们就多带点菜给我吃，帮我度过那段难熬的岁月，老公看我天天不带菜，戏称我吃百家菜。

后来换到服务业上班，单位只提供微波炉和冰箱，自己带饭菜。我厨艺差，老公在乡村陪他妈时，我懒得做饭，买包辣妹子凑合。同事看到了，就分菜给我。午餐这个同事的夫妻肺片，晚餐那个同事的东坡肘子，明天再给我土豆烧鸡肉。美滋滋地享受同事的厨艺时，我就想起吃百家饭这个词。

吃百家饭在困难年代是一种施舍，现在的我吃百家饭是一种分享，更是一种爱的佐证。如果说在贫困年代吃百家饭是一种苦涩和无奈的话，在康庄盛世里，吃百家饭更多的是不分彼此的同甘共苦。百家饭是爱和关怀、友善和体贴的代名词，甜了舌苔，暖了饥肠，热了心房，吃到嘴里的都是情感的精华。

从“香饽饽”到被冷落

□易少敏

闲来爱逛念坛公园，绿树浓荫、碧波荡漾、清新秀丽，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于我，最钟爱园里成片茂密青翠的芦苇，伫立繁密碧绿的苇荡边，眼前浮现童年时家乡的芦苇。

遥远的记忆悠然而至，老家地势低洼，成片的芦苇蓬蓬勃勃。苇荡里多肥美的猪草、野菜，不乏茼蒿、野芹菜，爱在绿如屏障的苇荡里打猪草、采野菜；爱在青纱帐般的芦苇丛中捉迷藏，装扮成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，吹响清丽的芦叶笛……芦苇荡俨然成为孩子们的乐园。

当年，芦苇在家乡是极其珍贵的“香饽饽”，乡民吃、穿、住、用样样离不开它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村民食不果腹，春天粮食还没下来，揭不开锅。这时，生长多年的粗壮苇笋一个个钻出地面，嫩嫩的，采挖剥皮，白里透青，切成丝清炒，香脆可口且有诸多药用功效；嫩苇笋可以生吃，甜津津的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冬天特别冷，时常在沟塘里溜冰。物质极度匮乏，衣着单薄，营养不足，感觉冬天是不尽的枯寒，手脚被冻得冻透。

人冷脚寒，有双保暖的棉鞋显得越发重要，而用毛茸茸的芦花与稻草、苘麻混编成的毛窝，芦花柔软的绒毛布满鞋帮内外，穿起来格外温暖舒适，便是冰天雪地也能把脚焐得暖和和的。

那时候，乡村是清一色的草房，房屋上盖是桁梁，上铺一层密密的苇杆，然后抹一层泥巴，最后在泥巴上絮上厚实的小麦秸秆。猪圈、牛舍和粮站的巨型土圆仓同样都离不开芦苇。

冬天，农闲季节，勤劳的乡民使用芦苇编织床席：将芦苇劈开，用石滚碾压成席篾，用篾子即可编织成长方形的平整光滑的床席。那时的床席都是用芦苇编织的。而盛较多的粮食、山芋等，要用芦苇编成

的长十米左右、宽一二尺的席子，用它像盘山公路一样围成一个空心圆柱体，直径和高度可以根据室内空间大小和粮食多少进行调整，很方便。

用苇篾还可以编织出捕鱼捕鱖的苇笼。编织的下脚料和苇叶是烧锅做饭的好燃料。

芦苇用途广泛，乡民视为之宝。生产队分几捆芦苇，像宝物一样收藏在院子里或室内，生怕贼偷。会编织的人家，用它加工成苇席、篾子等，挣大钱；不会编织的人家，收藏至春节前后也能卖个好价钱。

那时，在家乡形成芦苇经济，哪个村子芦苇多就较富裕。建房需要较多的芦苇时，须“开后门”请乡村领导批条子方能购买到。

如今，新时代的农村，乡民住上楼房、用上电器，苇席被竹席和席梦思代替，市场名目繁多的棉鞋、食物应有尽有，曾经家庭生活中离不开的芦苇，如今已无人问津，公园里和野地的芦苇，只能作为一种绿色植被，净化土壤和水质，美化环境，供人观赏。因农民日常生活用品已经不需要芦苇作为材料，老家原来成片无垠的芦苇荡，早已被开垦成粮田。

流年似水，世易时移，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过是短暂的瞬间，然而我的祖国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，沧海桑田，曾香饽饽的芦苇被冷落寂寥的原野，无人问津，它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、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折射出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物质的极大丰富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一个永远的“局外人”

——读陈丹青《张第与木心》

□艾里香

张第就是陈丹青，木心给他取的笔名。木心是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浪漫诗句的作者，是漂泊海外半生，并于海外成名，最终回到故土的著名诗人、文学家与画家。

1982年，陈丹青、木心，先后赴美，在纽约地铁相遇，此后亦师亦友，近三十年。2011年木心去世，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，八年过去，乃有此集——《张第与木心》。

书中讲述了木心是一个局外人，不仅自外于大陆，也自外于海外，不仅自外于传统，也自外于五四之后的文学传统。书中既见深情凄婉，亦见文艺视野，也包括尖锐的时势评论，非常木心，非常陈丹青。

随着木心身后《文学回忆录》《木心谈木心》的出版，以及木心故居纪念馆、美术馆的先后落成，陈丹青回顾木心在纽约开讲“世界文学史”的漫漫历程，追忆海外孤露的生活点滴、文学灵感绽放的时刻、出访英伦的旅程，更以画家的体贴与见识，缕析木心绘画的渊源与追求。再没有一个人，能这样亲切而体贴地为我们道说木心的世界。

木心说：“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。”本书所写，并非仅仅是木心的死亡，而是生命对死亡的凝视，是生命如何承受死亡，以及生命如何通过死亡而活下去。死亡带来无尽的虚空，木心却在这些文字里栩栩如生。

当木心混在浦东吃馄饨时，早已决定做局外人。然而记忆跟着他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取杭州艺专往事写成《战后嘉年华》，是对“全部幼稚”的告白；他纪念席德进的长文《此岸的克里斯多夫》，显示艺专同辈中的那位孙牧心，当初已是异端。但他从未嘲笑他的师尊。

1990年林凤眠病逝香港，木心写成《双重悲悼》。“林凤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。”他没用过这样的词语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。

“在巴黎，我的写作更捷克”，木心喜欢昆德拉这句话，那是他热衷的修辞。但局外人的真实语境，至少，以陈丹青目击的木心，可能与流亡巴黎三十年的波兰人盖德洛维奇更相似——不是指他俩的事业，而是，身处西方而如何安顿自己——当这位波兰人被问西方是否对他产生影响，他直截了当地回答：“没有”。问他是否试图影响西方，他说：“那毫无意义”。这让人认识了更真实的木心。

每说起中国艺术，木心便做回他的江南少爷。谈起他儿时看戏——当然，不是莎士比亚，而是地方戏曲——就说他好几天快怏然不思茶饭，惹家人担忧：

“做人没意思。总要想戏里那样才好：袖子么一擦，头发么一甩，乃么死样怪气唱……”他老是嘲笑中国戏“土”，可是带他去纽约唐人街看京戏，还没开锣，单看舞台上的一桌两椅，垂个绣帘，他就好诚恳地叹道：“对的呀，都是对的，中国人真聪明！”这是重要的讯息，是站在他的世界主义对面，属于他的基因的讯息。

出入兰心剧院的木心，忽而萧邦，忽而贝多芬，幼童孙璞，到底是江南小镇前现代民间社会的孩子。

陈丹青久已偏爱木心的偏爱。确切地说，木心的标准，就是“绝对”，譬如：“美”……无分地域、国族、年代、主义，他对世界文学家各有所爱，可是他眷顾的画家（也许包括音乐家）少得可怜，只剩几个人、几幅画。他常说，待人宜宽厚，待艺术，必须势利（他狠狠说出：“必须势利”）。“我渐渐赏阅他的‘势利’：适巧相反，我仅偏爱几个文学家，却被太多画家吸引，喜欢各种毫不相干的画。”这一选择，非常明确、固执，而且持久。

木心对前人的挑剔，是他的大胆处，亦是真正读书人的痴心处。

《张第与木心》除了作为一部个人回忆录之外，更大的意义，就是有人团团坐拢听陈丹青神聊木心，没有考试没有证书，没有赞助和课题，这份认真值得在这浮躁的世间被珍视。

书海掠影

